目　录

回忆路南县立中学…… 刘桂五（1）
路南人民的革命先躯
　张炽烈士…… 中共路南县委党史办公室（26）
撒尼魂…… 向克勤（41）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二支队
　十四团斗争史…… 阮子勤　邓　琦（57）
滇东南革命歌咏活动纪实…… 杨毓骥（88）
夜袭师宗城　活捉保国祥…… 窦从孝（108）
赵体恭先生小传…… 向克勤（112）
毕恒光在金江中学的情况…… 曹森林（118）
洪山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杨　朴　吉天民（121）
回忆圭山武装斗争的准备…… 赵万象（137）
路南游击大队战斗纪实…… 赵春锦　李树培（152）
一支活跃在盘江北岸的文艺轻骑…… 杨毓骥（159）
鱼水情深…… 熊一鸣（166）
游击队女兵…… 熊一鸣（172）
李钟岳烈士殉难纪实…… 吉天民（178）
陈治平烈士事略…… 娄明斋　陈治明（180）
陶立功烈士事略…… 娄明斋（182）
魏希增烈士事略…… 魏文铮　黄品程（184）
浩气贯长虹　丹心照人间…… 县政协文史组（1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第三届委员姓名录…… (202)
路南石林诗抄及其他
路南好　调寄江城子…… 黄品程（25）
游黑松林得五古二十韵…… 张苇研（40）
路南拾翠（二首）…… 许　翙（107）
诗三首…… 高树鹏（111）
石林咏怀…… 屈　飞（117）
石林…… 胡伟绩（151）
咏石林（二首）…… 左漠野（171）
石林望远…… 马少波（181）
民国六年重修路南县志人员（资料）…… (165)

回忆路南县立中学

刘桂五

1986年4月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游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在四十三年以前，我曾在路南县中教过书，那时看到的是纵横的河流，肥沃的土地，古老的建筑和朴实勤劳的人民，而现在已经高楼耸立，机车如流了，真是百感交集。特别是看到我在路中居住和工作的房屋，被捕拘留的旧县衙，路南人民为捕我的县长许良安树立的“遗臭碑”等，使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幼稚和鲁莽，当地人民和路中学生对我的爱护，以及国民党统治的残暴、昏庸等等。因此，下决心写下自己的这段回忆，让现在路南的同志们了解党在路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同时也检查我自己当时的过失和缺点。当然这难免有记忆模糊和认识错误的地方，只能请另外的当事人加以纠正了。

我是怎样到路中的

在到路南以前，我在云南大学文史系当助教，结识了云大附中教员张光年，赵沨等同志。张光年即光未然，是有名的共产党员。为了得到党的领导，我和他们建立了联系，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工作方法包括政治生活等都和他们交谈，他们也告诉我应该如何工作，如何待人接物，

如何钻研业务等等。记得当时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先生要我到云大马房分校教中国通史，而文史系讲师尚钺也想教这门课，要我改教大一国文。我认为教国文与我的专业不合，是所学非所用。张光年同志说服我，他说教国文就是对历史文献的“咀嚼”在《史记》中选出若干篇，进行探索，这对历史研究有很大帮助。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于1943年秋，又接受了云大的聘书，准备教大一国文。

就在这时候，路南中学校长杨一波来昆明请教员，张光年再次找我谈话，要我到路中去作教导主任。

他首先告诉我，这次去路中的目的是在路南建立一个“据点”，这就是说，使路中成为我们所掌握的学校。如果有的同志在昆明暴露了身份，就可以到路中去。后来他又告诉我，要作到“勤职、勤学、交友”（后来看到党内文件，原文是“勤业、勤学、勤交友”。）他还说到交友要广泛，就是酒肉朋友也可以交，这样有利于“据点”的建立。此外，还要在当地作点社会调查工作，了解当地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为了建立这个据点，他们还介绍了林彦群、黄履中、龙敏慧、徐梦云和吴荣辉等五人和我一齐到路中，这样，路中“据点”的班子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在我们去路中之前，我和尚钺同住在云大文史系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天尚钺告诉我，“上边来了一个负责人，要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岗位，我先向云大介绍，如果不成功，就跟着你一起去路南。”我听说“上边”，就知道是党的负责人，提议要赶快办。他立即拿出一张纸，坐下就写，嘴里说：“不管来的是谁，就叫林少侯”，写完以后，就送给楚图南先生，请他向云大推荐，他郑重的对我说，如果

云大不接受，就一定先送到路南县中住一个时期，我当然完全同意。后来知道要来的是华岗，我更加高兴，因为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史》的作者。他能到路中，不但能领导我作好建立“据点”的工作，而且还可以帮助作历史研究。到路中以后，知道华岗已在云大教古籍选读，我还写信给尚钺，表示失望，但从此路中工作也得到华岗的指导。

如上所述，我到路中教书，是党安排的，我们在路中的一切活动都向张光年和华岗等直接汇报，并且根据他们的指示进行工作的。

到路中以后

1943年9月初，我到达路南中学，受到杨一波校长的欢迎。我就根据张光年的指示来安排各项工作。当时路中有四个班，即中六、中七、中八、中九，遂决定由徐梦云任中六班主任，林彦群任中七班主任，龙敏慧任中九班主任。徐是童子军教官，管理学生生活，我严格执行教学制度，不准学生随意缺课，老师到时一定上课，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缺席由教务处请人代课。晚上有两个钟点的自习，老师轮流检查，并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龙敏慧教唱《黄河大合唱》和《吕梁山大合唱》等抗战歌曲，徐梦云教体育、图画，各班都出版壁报。这使全校学习活动开展起来，过去教官用扁担打学生的事，这时再没有发生过，过去教师对学生的生活是不关心的，这时学生中有不少人生疥疮，我们立即找县卫生院来校设法治疗。师生之间的关系和以前不同了。

为了和当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在鹿阜小学成立识字学校，每天晚饭后到点灯以前由高年级学生去任教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教人们识字，还派学生在赶街的日子，坐在邮局门口为老百姓写信，不取报酬。路中的名声从此在人民中传开了。我也曾考虑过社会调查问题，认为路南是兄弟民族聚集地区，如果对兄弟民族的历史和传说进行系统的调查，一定会发现新的问题。我曾带去日本人鸟居龙藏写的《苗族调查报告》，就是想学习调查报告怎样写。我曾经和路美邑的一个姓李的彝族同学谈过，问他彝族有什么历史传说，他说，彝族的历史传说多是和汉族斗争相关联的事，对人不好讲，我说，没有关系，你先准备一下，找机会我们再系统地说。可惜，没有等到他对我详细讲，与县长许良安斗争的事就发生了，他只在六班学生中讲过一次。

在抗战时期，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集团，利用抗战期间统制经济的法令，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家银行，以及其他所占有的权力，滥发纸币，搜刮民财，巧取豪夺，囤积居奇，特别是抓壮丁，成为各地大小官僚、土豪劣绅等剥削人民最方便的途径。国民党政权为发国难财，不顾人民的死活，迫使各地人民不得不进行反抗，在云南历史档案馆中就收藏了很多各县人民控告县长横征暴敛的资料。许良安就是一个趁抗战之机大发国难财的典型官僚。

许良安与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关系密切。他是由龙为"调剂待遇"才到路南去作县长的。所以他到任后，有恃无恐，大肆搜刮，他的爪牙都以为路南是"旺矿"，群集路南。当时云南各地都备有积谷，以防荒年或其他急需，许良安亲到各乡镇清理积谷，他带领他的狗腿子，提着大箱子，坐着滑竿，到各地积谷仓库，用手杖向仓谷一插，就问数目与帐目是否符合。这些谷子多被当地士绅挪用过，当然不会

符合，许就追究这些管理人员，管理人就采用贿赂办法。拿出若干万元给许，这笔款子当然是转嫁给人民的。所以当时路南人说许良安下乡是“围剿一零零，”“一零零”是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百元大钞的法币，因为许不要几元几角的小票，只要百元大钞。如有人给他小零票，要增加百分之三十的数额。许下乡时的箱子就是用来装钞票的。

县长既然作了表率，老百姓当然效法。路南县城的一个小店铺，也不收小票，许良安听说，非常生气，下令罚款一万元。这个小店铺有意开玩笑，照交罚款，但完全是角票，许当然不会让别人拿他开玩笑，就下令多交百分之三十。这个小店铺只有自认倒楣。依令交纳罚款。

当时云南吸食鸦片的风气非常普遍，各地都有不少烟客，许良安自己虽是大烟客，却下令严厉禁烟，亲自向这些烟客突击检查，凡遇到吸食鸦片的都要罚款，有钱的当然交纳，无钱的或稍有抗拒的，立即手铐脚镣，送往昆明。如果是一般小民吸食鸦片，不能交纳罚款，就捉到县衙，送往监狱中。再加上其他乱抓乱捕，路南县衙的监狱就常有人满之患，当时路南人说，监牢中的罪犯就像筷子笼里的筷子一样，一个挨着一个。

特别是征兵，他专门找无权无钱的人去当壮丁，不问年龄，不顾兵役法，稍有抗拒将家人逮捕入狱，如给予金钱贿赂，才予以释放。在这个问题上，县长与乡保长利害完全一致，如有个别保长不遵守县长命令，也会被撤职监禁。当时路中无权无势的男学生人人自危，无法安心学习。

许良安在路南的统治，引起全县人民的反对，杨一波就成为反对许良安的带头人之一，因为他的堂兄杨竹庵是龙云

的副官长，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大官，但是除了他，路南全县就没有人敢于和龙大为后台的许良安相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他被当地反许的人们推到前台，成为带头人了。

在我未到路南以前。路南人民和许良安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杨一波是兼任路南县教育局长的，但他从来不出席许良安所召集的会议，他说这是“汉贼不两立”。他经常住在昆明杨竹荪家。他在县中曾对全体学生说：路南县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所以他不能常住在县中。许良安对他的活动是非常注意的，早就想找机会予以打击。这样，我这个被安排去建立“据点”的人，也被卷到反抗贪官的潮流中去了。

我当时认为建立“据点”是主要任务，对于其他问题不想过问，只要把学校办好，任何人都不会对学校多加干预。林彦群和吴荣辉在十月末回到昆明向张光年汇报路中的工作情况，张让林彦群带来重要的意见，即要努力维护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所以我们几个人在碰头会上讨论之后，决定加强对学校的管理，举行演讲比赛会，在住校学生中进行夜间集合等，对于与学校无关的事不去过问。但是，我们不去过问别的事，而许良安却来过问我们了。

许良安抓路中学生当壮丁

许良安早就有意干涉县中校务，打击杨一波，摧毁路南反许活动，而我自己的一些活动，也给许良安制造了干涉县中的机会。

我和许良安没有交谈过，他也并不认识我，但我对他的残暴统治，从内心里感到深恶痛绝，记得在一次纪念孙中山的会上，到会的除了县里的一些人之外，还有路中学生和鹿

阜小学的学生。小学生参加大会，听不懂会上说的是什么，因此秩序很乱。许良安在会上大声斥责，骂小学生不遵守纪律，并涉及小学老师们，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立即上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说孙中山建立民主国家，制定临时约法，就是建立法治国家，但现在有人不遵守法律，任意破坏法制，残害人民，这是孙中山的叛徒，至于小学生不守会场秩序不过是件小事。我这样一说，引起全场的注意，都瞪着双眼睛看我，会议结束时，徐梦云率领县中学生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经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而且背向许良安来唱，这不会不引起许良安的注意。

会后，中六班女生刘仙芝告诉我，小学老师都说我的讲话很好，为她们出了气，但是我知道从此就得罪了许良安，最低限度是引起许良安的注意。在我们几个人的碰头会上，大家都说我不应该过分暴露自己，徐梦云说，我讲话时只提孙中山，不称"国父"，也会使人们知道你不是国民党的人，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自己决定以后要谨慎从事。

但是，事情并未从此结束，许良安已在设法打击县中，排除杨一波的势力。当时杨一波经常住在昆明，校长职务由我以教导主任的身份代行。十月间，许就指使镇长及保甲长要抓赵霖芝当壮丁。赵这时不到十八周岁，再有一年就初中毕业。根据兵役法，还不到服役年龄，但许良安却派人到县中抓他当壮丁，这遭到中六班同学和训育主任张孝昌的反对，同学们的年龄相差无几，赵霖芝当了壮丁，其他人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张孝昌就将保长训斥了一顿，赶出校门。我对这件事完全不知道，张孝昌也从未告诉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着，许良安再次派人到县中抓赵霖芝，来的人拿着许的手令，其中有“任何人不得包庇袒护”字样。赵霖芝就去找他的班主任徐梦云，徐认为这手令是伪造，因为手令上许的印章较以前公文上的印章小，有明显的不同，还有“包庇”字样令人气愤，他就对来抓壮丁的大声斥责，说他们假造公文，诬蔑学校，来人不敢反驳，徐更认为自己的想法符合实际。他就决定到县府找许良安，当面分清是非，他约林彦群同去，并向我说明他们要去县政府。我这时才知道学生被抓壮丁的事，我想，许良安到学校抓壮丁又不通过学校，实属违法，而徐梦云指出县长的印章有造假的迹象，也可以提出询问，就同意他和林彦群去县府询问，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徐梦云把抓壮丁一事看得太简单了，我没有从许良安与杨一波的矛盾来考虑这件事，也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徐、林和赵霖芝是下午三时半去县府的，到六时还未回校，我知道发生了问题，派学生去问林彦群，学生回来说，县长和乡保长要扣留赵霖芝，这是有意为难，我不能再不出面；我要首先把赵霖芝要回来，不能使人们得出老师把学生送到火坑去的印象，因为壮丁就是火坑，多少国民党士兵等不到上前线就已饿死、病死或被打死。晚饭后，我就和张孝昌一起到县政府。我还希望不和这群贪官污吏直接对立，以便执行党的指示，保护县中这一新建立的“据点”，所以我对许良安说：对于青年服兵役，进行抗战，我们当然支持。不过，杨校长不在校，学校事由我们几个人维持，这时县府到学校抓壮丁，我无法向杨校长交代，也无法向学生们说明！这时那群乡、保长和兵役科长喊叫起来，说时间来不及，不能等杨校长回来再办，许良安也说，杨一波是县府的

下属，县长完全可以作主，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扣留赵霖芝，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得逞，我就说：赵霖芝是徐、林两位老师带来，一定由他们带回，至于赵霖芝服兵役的问题，学校一定会按照兵役法，动员赵霖芝到验兵站报到。兵役科长说，你能保证赵霖芝在明天12时前报到吗？我说："可以担保！"这样，我就和老师、学生们一齐回校。县政府的人说："明天不把赵霖芝送到，就抓刘桂五抵兵！"但我认为只要赵霖芝回来，就有机会想办法了。

徐梦云回校后，认为自己闯了祸，躺在床上大哭一场。六班班长赵春锦听见徐放声大哭，赶紧跑到我的住房告诉我。我正准备到徐的房里去，他已吹哨集合六班学生，组织大家欢送赵霖芝。我想这是最坏的结果，而我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不送去当壮丁。第二天早晨，赵霖芝拿来他的表弟代写要求缓役的报告，说明他年龄不到十八周岁，按照兵役法，初中学生在毕业以前，可以要求缓役。我立即拿着这份报告与张孝昌商议，决定以学校名义给县府一公文，把赵霖芝的报告附在公文之后，为了保证于午前送到，由六班学生杨家启在上午九时前把公文送到县府收发室，我当时想有两种可能：一是许良安不敢批发，因为他的这些做法是违犯兵役法的，那么我就不送赵霖芝到验兵站，他也不敢来抓我"抵兵"；另一种是许良安批驳我们的公文，强抓赵霖芝当壮丁，那我就把这一事件的全部材料送交在昆明的杨一波校长，为对付许良安提供一份有力的材料，许良安是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的。我仔细阅读了兵役法，认为许良安完全是违法办事。

不过，我们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在送公文的当天下

午，六班举行了欢送赵霖芝的聚餐会，全班同学和各班代表以及赵霖芝的母亲都参加了。我沉痛地讲了话，说明参军抗日是光荣的，但在这种社会情况下，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服兵役就是意味着人亡家破，多少壮丁被抓以后，不但自己受罪，家里也会横遭摧残，没有饭吃。我们保证，赵霖芝上前线后，家属生活如发生困难，我们学校一定设法接济，只要我们有饭吃，他家的人也一定有饭吃，赵霖芝的母亲听不懂我的话，由六班女生加以解释。她听后很受感动，连说这真是好人哪！张孝昌也说，你讲得很动人，连我也被感动了。实际上，我已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路中呆不下去了。为了保卫这个“据点”，我将把一切责任背在自己身上，一走了事。

果然。许良安不敢批公文，也不敢抓赵霖芝当壮丁，更不要我去“抵兵”。他正在寻找另外的机会对县中进行攻击，我们也在加紧准备。徐梦云看见许良安不敢抓人，胆量大起来，他在礼堂上对全体同学，用戏剧表演的手法来讲述在县府与许良安斗争的经过。绘声绘色，引起学生们的注意，这对路中学生倒许是一次大动员，同学们都知道许良安的累累罪行，违法妄为，蛮不讲理，路南县中与许良安的对立已经明显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许良安对我的搜查和逮捕

路中与许良安的矛盾虽已公开，但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保持了十多天的平静。我们在看许良安有什么行动，许良安也在看我们，记得有一天一个学生告诉我，县府来了不少士兵和马匹，林彦群等以为是昆明来逮捕我的，非常惊慌，拉

着我问怎么办！我认为昆明不会有这样明显的活动，他们如果进行逮捕一定是在夜间偷偷进县，我们照常上课，一切如常。过了一天，这批军队就开走了。后来又发现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站在七班教室门口。我看他没有什么异动，也没有去问他。原来他是省教育厅督学，大概是听县府的人说，学生闹事，就来私访，看见学生照常上课，秩序不错，也就走了。他公开出面后，看学生表演的宣传抗战的小话剧，曾对我说，你们在农村能够演出这样的戏，就算不错了，对我表示关切。

这时杨一波由昆明回到路南，他没有说我对赵霖芝服兵役问题的处理有什么失误，反之，他主张加强对许良安的斗争。那个时候，我们为了防备许良安夜间偷袭，曾派少数学生在学校里面巡逻。杨一波为了自己的安全，曾对我说要住学校，杨经常住在他南门街的家里，认为有学生保护总会好一些，当时我们的合作是很好的。我认为有校长处理日常事务，我就可以轻松一些，谁知道一轻松就发生了问题。

前面讲过，路中学生除新考入学的预备班外，各班都有自己的壁报。六班的壁报名《活力》，为反对许良安抓壮丁，出版了一期名为欢送赵霖芝，实际是揭露许良安黑暗专制的壁报。在这一期壁报里有一幅引人注意的漫画，画着猪、猴、狗站在县衙门口，标题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全报的文章都以此为主题。这三个动物就影射着路南县的县长和乡保长。壁报一向是由训育处进行审查，我没有过问，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漫画是徐梦云画的，也没有同我商量，我相信杨一波也不会不知道。谁知道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壁报刚刚贴出，下午三时，许良安就派他的弟弟政

警队长许恒安，当地人称之为“五老爷”，实际上是个刽子手，来县中撕壁报。

在这以前，许良安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当他知道县中不易对付时，就将到学校抓赵霖芝的副保长李某以“办事不力”为名，逮捕入狱。接着又将赵霖芝的母亲、亲戚严行拷打，并关进牢房。赵霖芝不忍母亲和亲戚为自己受罪，想自愿去当壮丁。我为贪官污吏不顾法纪，残害人民的暴行义愤填膺。所以我告诉赵霖芝，许良安在合法斗争中已经失败，不敢与县中公开讲求法理，只好采取这种卑劣手段，如果让步就证明他的作法是合理的，他会更加蛮横。要坚持下去，听候学校处理。我还在他的题辞簿上写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

在那位“五老爷”来撕壁报时，我正在上课，下课后我看见有的学生围着他，我问他为什么要撕壁报？他说壁报上有句话“这个倒霉的县长，”这说明县中对县长有意见，应该撕下来给县长看看！我说学生们有言论自由。县衙内有“公正廉明”的匾额，不必怕学生说什么，民众自有公论，何必撕壁报。这个壁报虽未经我审阅，但学生出的壁报不能撕，这时学生们逐渐聚集到壁报前面。听我说话，有的喊：“不能撕！”后来不知是谁的主意，六班学生自动把壁报撕了。我知道许良安借此机会对我进行迫害，因为几次交涉都是由我出头露面，他会把我看成主要的打击对象。“五老爷”走后，我问张孝昌，这期壁报的内容是什么，他说他也没有看，刘仙芝要他盖章，他把“训育处”的章子给她，让她逐页盖章，拿出去贴上了。但报头上有漫画，有标题，内容是谁都清楚的。

事后，大家预感到，一场风波即将来临。杨一波离开学校，到他家里去了，张孝昌不再多说一句话。我估计许良安下一步的活动是对我进行搜查并加以陷害。这是旧官僚惯用的手法。我就和黄履中把我的书籍藏在同学或校工的床下，另外派杨家启在县府门口侦察，看着许良安有什么动静。后来，杨家启匆匆跑回学校，告诉我，许良安已经带领政警到学校来了。

许良安来到学校，站在大成殿的台阶上，召集全校师生讲话，说县中有赤化分子，他遵照上级命令，要进行搜查，立即开始，他不提壁报的事，也不讲抓壮丁的事，只说要搜查赤化分子，他是借此来打击县中，镇压路南人民的倒许斗争。

他和县党部书记、兵役科长等首先到我的住房进行搜查，翻箱倒笼，把私人来往信件逐一翻看，认为有可疑的就拿走。他们还翻了我的读书笔记，当时我从新华日报读到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其中提到要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也记在笔记本上，他认为得到了证据，赶紧拿走。还从我带去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找到我拟定的在路中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教育学生，调查工作，还提到和当地人加强联系等。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证据。他在给云南省政府的控告书中提到有共产党手抄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计划。他们还把徐梦云画的高尔基像当作是斯大林像，撕下拿走。他们还从别的教师房子里搜出一些读书笔记或报刊等。实际没有一件是共产党的文件。华岗在事后曾经问我，有没有文件落在许良安手里，如果有，可以用钱买出来。我回答绝对没有。他才放心了。

许良安拿到这些东西却认为有了证据，所以逼我在这本

子上签字。我知道他们这种人是很会要阴谋的，签了字他们就可以栽赃陷害，所以果断地拒绝了。我说，这不过是一个笔记本，上面都是些公开书报上的资料，作不出任何文章来，也用不着签字，你愿意带走就带走好了。他蛮横无理地说：我是县长，我说要签字就得签字！我说，你不能下这样的命令，坚决不签字！因此，两方面就僵持了。

张孝昌坐在距离许良安较近的座位上，看见我的笔记本上有“毛主席”字样，他认为如果有这种字样的材料被民国党人拿走，就有可能逮捕治罪，他就用英文对我说：让林彦群用福建话告诉徐梦云（他们都是福建人）带领学生把这些东西抢下来。我先认为这有点小题大作，接着又想到他年龄比我大，有经验，知道国民党的残暴手段，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林彦群却坐在旁默不作声，我想到他刚从昆明回来，张光年等曾告诉他，要保护这一新建起来的据点，他可能认为如果学生们一抢这些东西，就会发生冲突，这将影响这一据点的保存问题。黄履中也在对许良安说，可以慢慢商量。但许良安坚持要我签字，他不懂英文，但总觉得我们的谈话不会对他有利。

这时，学生们都集中在办公室外，反对许良安的情绪大为高涨，先高唱“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后来学生们竟围住办公室向里冲，大概是想和许良安当面辩理，把我们抢救出来。有的同学在砸窗子，大声喊口号。我没有看清是哪些同学在冲击办公室，只见六班学生杨体礼被政警们抓进来，政警在架着他的两条臂膀，打他的背，这时叫喊的声音已经把会场的声音完全压住。许良安眼看着他的权力压不服老师们，也压不住学生们，就下令带我和张孝昌、陆钟万

（后来听说在他屋里搜查到一本书的手抄本）进县衙。这时全体学生都拥上来。政警队举枪，拉枪拴，学生后退，许良安才走出办公室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老师们）是共产党，你们能让共产党教你们吗？你们好好念书！六班学生赵之光立即大声喊："我们没得老师！"许良安掉头就走，嘴里说，让你们去发快邮代电吧（当时经常有人用文字向社会控诉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名为"快邮代电"）！我没有想到这群青年学生竟有这样大的勇气，敢于和不可一世的县长作面对面的斗争，遂用英语大声喊"让学生们跟随我们"！我们一被带走，学生们就跟上来了。

行进的行列是这样的：前面是两个白纱灯，上面有"路南县政府"字样，许良安在灯后面，再后就是我，有一个法警拿着手枪对着我的后背，不断催我快走，我回头骂他"狗仗人势"！才看见张孝昌就在我后面，再后面就是学生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女生，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七班的沈景仙，法警们要流氓，骂她，不要男女混杂，她立即说："女人不是人哪？"女生们如陈如英、金凤仙、赵吟兰等臂膀靠着臂膀一齐向前走，再后就是男生们。他们一路前进，一路喊口号："打倒贪官许良安"，"还我们的两个主任"，"路南人不打路人"，等等。当时的路程是：出了学校门口向右拐，是条南北向的巷子，出巷后再向右转，就是路南县城东门街。当这个行列走到东门街，路南县城的民众就和学生队伍汇合在一起了。数不清的群众和学生们汇合起来冲向路南县衙。路中学生不过两百多人，这时已成为至少有一千多人的队伍，大家一齐喊着口号向前拥。这种形势使两个白纱灯不见了，许良安低着头赶快跑，法警队完全逃散，在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